



体的修改。《僵尸八音盒——蛙腿水下芭蕾》有一种孩童式的恶作剧味道。残忍的舞蹈在美妙的音乐的配合中实现。

对生命奇异性的敏感和迷惑是宗宁作品的出发点。戏谑和悲怆感在他的作品中并存。他经常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画面的重要元素，并采用类似水墨书写的方式丰富画面效果。受传统神怪故事的启发，他尽情地书写着各种嫁接、变异的身体。在肆意的想象中追溯生命之谜。在他对人和动物的本性研究中，人和兽并没有严格的界限，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，并受制于欲望和时间等神秘力量，或感悟于源源不息的勃发的生命力，或震惊于历史冰凉的虚无。

与宗宁的阴冷相比，曹晖的作品绚丽得令人晕眩。尽管曹晖自述其作品是“宁静、绚烂、带一点点忧伤”，但对一般人而言，其作品总给人一种“动物凶猛”的感觉。无论是人与动物的肌腱展示，还是日常物件重新开的表面下暴露的肌肉组织和器官，其生理研究惨重得令人不忍睹目，有着生命不可承受之“真”的感觉。他最令人震惊的作品当属《脚》，脚底划开口子的那种尖锐的痛苦足以深入观者骨髓。

在卓凡的影像中，我们能看到，卓凡不断地重复说“我很高兴”和“哈哈大笑”之时，“卓凡头骨”通过丝杆的运动上升，呈现了“微笑”到“大笑”的表情，实现了现实头骨与虚拟头骨的同步运动，让人感到荒诞和幽默的同时，又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沉重。生和死的隐喻几乎脱口而出。卓凡是个颇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家，对身体和生命的“理性表述”简直令人以为他是一位身体哲学家。

通过对六位参展艺术家作品的审视，我们可以了解艺术家不同的感知方式、艺术媒介和表达策略。从中一窥当代艺术关于身体主题的面貌。黄一山和李剑锋把自己对身体的当下体验直接投置于画布上，曹晖把眼光对准肌腱、“神经系统、营养和消化系统、能量”，同时也通过跟身体密切相关的日常用品，揭示它们的肉体性。宗宁一直认为身体是“投入到极致的表现”，而赋予自己身体多重的隐喻指向。陆扬的作品经常类似于科学的实验，她的工作方式有着生理学家般的细致；卓凡经常有一种自动化的机械操作中，表现对生命形式的哲思。正如伊格尔顿在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》中所说的，“如果天堂不包括我的身体，它也就不包括我。”在此，这些艺术家让身体“成为光源、尺度、标准和出发点”，令其醒目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勾连起观者对当下社会现实及生存处境的种种遐想。

当代艺术中，以身体机能为母题的作品，不胜枚举，给我们展示出一幅纷乱的身体图景。而尽管艺术家擅长撕开温情的面纱，直面现实生活的“真”，充分估量我们时代的欲望和生命的残酷本相，但还是不能完全取消灵魂、希望、人文等精神之物，而沉沦于没有主体性的身体之中。这就像人们虽然明了荷尔蒙对身体的作用原理，但还是相信有爱情这一虚幻的东西一样。所以，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背后，其实还暗含着一种对往昔的价值理念及人文精神直接或间接的怀念，这，或许也是该展览想要提示出给大家思考的课题之一。